

古悦新喜

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在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治水成为防治土地荒漠化与干旱的重要一环。从古至今,中国人对水利之有着深刻理解,从发明水利器具到兴修水利工程,历代画家用丹青妙笔将中国人的治水智慧录入史册。在第三十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即将到来之际,品读画中的水利之美,领略中国人的生态环境治理智慧,可为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荒漠化防治水平提供启示。



▲中国画《李冰父子与都江堰》,作者梁时民、李铸、张跃进。

呈现水利机具设计巧思

水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在用水、治水、管水等实践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许多水利机具,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

水具与农功的密切关联,除在史籍中有所记录,在传世考古和绘画图像中也得到直观表现。如《庄子·天地》记载,子贡路遇一老翁抱瓮灌园,便教他用桔槔取水以加省力。“桔槔”这种较早出现的汲水机具,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的东汉画像石、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的壁画中都清晰可见。这些画面以场景式描绘,生动再现了桔槔取水原理——“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决汤”。桔槔的出现,实现了让水从低向高的空间移动,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用于农业生产,可“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

随着大田灌溉需水量的增加,翻车代替桔槔成为主要引水灌溉机具,由于其形似“龙骨”,又名“龙骨水车”,也是世界上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农用机械。龙骨水车形制轻便,“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人更出,其功百倍于常”。北宋郭忠恕《传》(《龙骨车图》)和南宋李嵩《传》(《龙骨车图》),便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龙骨水车借助畜力实现农田灌溉的情景。两幅画中,均可见一架设于近水地头的轮轴装置,车槽较长,童子执鞭驱牛前进以带动轮轴,从而实现引水灌溉,充分彰显古人创造智慧。

先进的水利机具还频频出现在“耕织图”中。如宋代杨成《传》(《耕获图》)、元代程棨《传》(《葵楼瑞耕作图》)、清代陈枚《耕织图》等,皆对农田灌溉等活动和所用水具有着生动具体的描绘。先进水利机具的发明,使农田灌溉充分而得宜,从而保障了水稻灌浆、稳产高产。透过《葵楼瑞耕作图》等作品,还可得知南宋水田耕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这对江南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物阜民丰,由此而兴。

通过品读画中的水利机具变化,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劳动技术的进步,还有助于从古人识水、用水的智慧中汲取养分。

彰显因势利导治水理念

水利灌溉、河防疏浚均被视为兴国安邦的重要保障。在不断改进水利机具的同时,人们还通过修建水利工程治理江河、灌溉田地。

最早反映古人治水智慧的当数“大禹治水”故事,这也成为绘画创作的题材。据北宋《宣和画谱》记载,东晋顾恺之曾作《夏禹治水图》。此后,如隋代展子虔《大禹治水图》,便生动描绘了大禹带领民众开山凿岭、疏通水道的情景,画面构图饱满,场面宏大,细节丰富,具有很强的视觉感染力。类似主题还可见南宋赵伯驹《传》(《禹王治水图》)等。借助笔墨丹青,“大禹治水”所含“疏源浚流”的治水智慧,以及“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得以传承不息,对后世水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兴修水利工程,在防汛抗旱的同时以囤水积水助力农田灌溉,是绵延千年的治水智慧。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中,都江堰水利工程尤具代表性。它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中国画家宗其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绘制的《修筑都江堰》,便着重刻画了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亲临实地、督造江堤的场景,画风朴实,历史感扑面而来。入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梁时民、李铸、张跃进合作的中国画《李冰父子与都江堰》,则以俯瞰视角展现了宏伟

丹青妙笔 展现治水智慧

张钰霖

壮阔、荡气回肠的都江堰修建场面。画面中,岷江汹涌,山石峥嵘;鱼嘴筑堰,宝瓶分流;烧山碎石、河道清理、石料运送等原属不同时空的场景并置出现,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这两件画作,将古人因势利导改造水流的治水智慧具象化,充分彰显都江堰让成都平原由“泽国”变为“天府之国”的历史意义。

梯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既可以通过山顶蓄水满足农作物的灌溉需求,也可以通过按照梯级布置的排灌系统,有效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秦汉时期,梯田耕作方式即已形成。作为一种改变地表形态的耕作方式,梯田在提供大量耕地面积的同时,也成就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梯田修筑技术已相当成熟,梯田景观却很少出现在山水画中,只有少量作品以概括的手法表现梯田的造型特点,展现朴拙的田园之美。近现代以来,不少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大地,运用多元艺术手法描绘梯田新貌,折射时代发展。像亚明中国画《梯田修进白云里》借鉴西画的焦点透视,勾勒壮观的梯田建设场景。李可染中国画《山顶梯田》、关山月中国画《静静的山村》等作品,则在笔墨探索中将传统美学与现代梯田图式相结合。在近些年涌现的如徐里油画《加梯梯田》、张路江油画《阳光下的红河梯田》等作品中,梯田的自然美、人文美与工程美进一步融为一体。

随着时代发展,治水实践不断丰富。如今,众多水利工程屹立于大江南北,在防洪、灌溉、抗旱、发电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当代美术工作者热衷表现的主题。像刘杰油画《三门峡大坝》、方向中国画《龙羊峡水电站》、袁文彬油画《李家峡水库》等作品,以宏大视角直抒胸臆,赞颂这些水利工程的奇绝。王克举油画《俯瞰龙羊峡》、全立新油画《黄河·几字湾左岸幸福家园》等作品,通过对清澈的河水和两岸生机勃勃的景象描绘,侧面烘托人们在防洪抗旱方面的成果。沙永汇版画《智慧黄河》等作品则艺术化地表现了新时代治水兴水图景,铺陈人水和谐的美丽中国画卷。

如今,激荡着画家创作灵感的水利工程还在不断建设、维护。这些文明创造,彰显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承接历史,启迪未来。

谱写水文与人文的交响

开渠、引水、通漕……古人的治水智慧,在人工水道的开凿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从古至今,一条条人工水道,既



▲中国画《葵楼瑞耕作图》(局部),作者元代程棨(传)。

提升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也谱写了水文与人文的交响。

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实现了人工水道与天然水系的有机结合,对促进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农业生产等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历代画家通过不同视角,从自然、历史、人文等维度挥洒笔墨、抒发情思。明代钱穀、张复合绘的《水程图》册,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一件相当完整的图像记录。画作描绘了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王世贞自家乡江苏太仓经大运河北上进京途中所见的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一派繁华之景。新时代,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步伐加快,不少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力描绘千年运河的古韵新貌,如集体创作的长卷《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北京大运河揽胜图》《京杭大运河揽胜图》等。在创作中,美术工作者摆脱对运河开凿场景的直白描绘,而从更广的时空跨度、文化意义等方面入手,为画作注入丰富内涵。

同属人工水道,以青年为主力开凿于1958年的广东省雷州青年运河,有效解决了雷州半岛干旱缺水的问题,为防治土地荒漠化作出重要贡献。画家陆俨少创作了多件表现该运河的画作。比如,《雷州青年运河水库大坝》中,水波荡漾,一派静谧安然的景象。画家不

仅呈现了雷州青年运河的生态美景,更使其生发精神意蕴,引人遐思。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红旗渠的开凿,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太行之巅。这条修建在悬崖绝壁上的“人工天河”,是河南林州人民改善自然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记忆载体,更沉淀出红旗渠精神。在一代代画家笔下,人工奇迹与精神伟力交织,熠熠生辉。像龙瑞、王珂合作的中国画《红旗渠》等,以俯瞰视角、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红旗渠在群山之间蜿蜒向前、润泽万家的壮阔景象。马亚非和张松正合作的《山碑——红旗渠纪念雕塑》等,则通过表现辛勤的开渠者形象,彰显红旗渠精神。

纵观古今,水利题材绘画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贯通历史与现在,牵连国计与民生,折射出华夏儿女的勤劳、勇敢与智慧,也为中华文明绵延提供精神力量。(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副研究员)

美術

版式设计:蔡华伟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高架桥应运而生,连接各个区域,疏解交通压力。与此同时,桥下空间成为公交场站、环卫仓储、临时停车的主要场地,部分作为绿化用地或闲置。这种利用方式主要以车为主,而非以人为主。围绕这一现象,近年来,政府部门、设计师、专家学者等各方愈加关注如何以创新设计让桥下“别有洞天”。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陆续出台关于桥下空间利用、设计、管理的办法,拓展了提升桥下空间功能与品质的思路,并推动完成了一批桥下空间的升级改造。以往不为人所注意的桥下空间,正在通过有机更新,成为具有审美性、人文性、生态性的美好空间。

从“断点”到“锚点”,通过设计“编织缝合”,优化交通。城市高架桥往往错综复杂,易产生周边行人过街难、换乘接驳慢等问题,是居民心中的通行“断点”。如何连接“断点”并使之成为亮点?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天宁寺桥桥下空间更新中,设计团队将其与周边空间进行统筹规划,借助地面标识、色彩铺装区分、指示标牌等手段,打造安全便捷的慢行系统,使之成为织补老城功能、重塑城市肌理的有效抓手。在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萧甬铁路北仑支线地面废弃段、地铁轨道1号线和萧甬铁路高架段组成三条东西向平行发展的线性空间,彼此间的割裂使居民的出行需求难以释放。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团队规划建设987高线公园,连接南北空间,同时贯通巷弄与场地的路网断点,满足大众的出行与休闲需求。还有一些地方,借助非机动车分行的流线设计,增加桥下空间的安全性和可达性。在这些更新改造项目中,设计团队以多元手段“织补”片区、“缝合”城市,重建空间联系,为激活桥下空间筑牢基础。

从“公共”到“公众”,推动桥下空间功能升级,复合利用。桥下空间看似是与居民无关的“公共地带”,但若得到充分利用,也能成为居民休闲交往的共享空间。在上海市长宁区中环线桥下空间更新中,设计团队将原本分离的三个桥下空间进行整体设计,释放出更多可供休闲、停车的复合服务空间,包含滨水漫步道、儿童活动场、服务驿站等,使曾经无人问津的区域一跃成为居民喜爱的公共空间。在宁波市潘火高架桥下,一座体育公园的诞生,也展示了桥下空间蕴藏的巨大潜力。潘火体育公园原本是一处渣土成堆的荒地,在改造中,设计团队将其定位为集全民健身、文化、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体育公园,设置了羽毛球场、篮球场等场地,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方舒适的运动天地。事实证明,桥下空间设计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当城市“边角料”得到充分利用,也可以成为人们喜爱的共享空间,在提升城市局部环境品质和功能的同时,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从“单色”到“多彩”,以艺术增添生机活力,彰显个性。城市桥下空间应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在桥下空间设计中,自然的色彩可以呼应周边的滨水绿地,沉稳的色彩可以彰显人文历史底蕴,明亮的色彩则可以连接年轻态的现代生活。在上海市江苏北路桥下空间更新改造中,设计团队以场地中的黄色燃气管为灵感,将各装置和结构都抽象设计为标志性的管道形态,并延续高饱和度的色彩涂刷,契合了项目名称“苏河超级管”。管道线性的几何肌理与明亮的色彩构成戏剧性的艺术效果,既强化了场地的工业感,也呼应了苏州河畔的工业发展史。充满艺术氛围的桥下空间,也是开展儿童美育的“第二课堂”。江苏省东九大桥下的“舞狮口袋公园”,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设计游戏区域和游憩设施,运用舒展的线条和明快的色彩装饰桥墩和地面,并设有蝴蝶造型的立体游乐设施等,兼具童趣与艺术感。将艺术元素与色彩有机融入桥下空间,已成为设计的重要维度之一。如何使功能性与艺术性相协调,则是值得设计师持续探索的课题。

从“绿植”到“绿境”,以生态营造美化空间,贴近自然。由于桥下空间的光照和水分往往并不充足,故常选

择种植品种单一、耐阴耐旱的植物。关注到这一现象,一些设计团队通过科学分析,依据光照条件对桥下空间进行合理分区,营造丰富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环境,使桥下空间生机盎然。比如,四川省成都市永丰立交桥下的梵汀花园里,四季都有观赏性花卉,或营造出曲径通幽的江南花园意境,或形成了大树簇拥的森林式花园氛围。花、树、水、桥共同构成充满自然之美的桃源之景。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广深沿江高速桥下,一条亮丽的绿道蜿蜒。这条自西湾至前海湾的慢行步道,局部整合周边绿地,使人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山海相连,城在景中”的自然馈赠。借助生态营造,桥下空间既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绿色通道,也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增添一抹诗意。

从“闲置空地”到“文化空间”,以设计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赓续文脉。在桥下空间设计中,“因地制宜”不仅意味着要结合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展开设计,更意味着要充分挖掘桥梁所处空间的人文底蕴,将单一一桥下空间变为激发情感共鸣、凝聚文化共识的场域。一些设计师尝试将代表性文化符号融入设计,增添桥下空间的历史感、文化味。譬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立交桥下的老成都民俗公园,园内柱墩上的戏曲脸谱凸显地域特色,诸多艺术铜像则生动再现了老成都市民生活。一些设计师深入挖掘桥下空间蕴藏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设计手段展现场地的前世今生。像重庆市鹅公岩大桥下的闲置空地,经由设计团队对此处历史遗迹的梳理、活化,成为以博物馆聚落为中心、展示历史文化的抗战兵工旧址公园。这些实践证明,桥下空间经过恰当设计,也可以成为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彰显城市文化魅力的载体。

如今的城市,不仅需要大型会客厅,也需要小而美的空间。桥下空间形态多样,设计师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不是每处桥下空间都适合嵌入活动场地或服务设施,也未必都要装饰得五彩斑斓。以保证安全性和可达性为前提,因地制宜,探索“一桥一策”方为可行之计。改造只是开始,桥下空间还需要良好的运营管理机制支撑,才能带来更长远的效益。

(作者为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稻田公园内的“稻田桥下乐园”。

资料图片

